



老贺的

诡事辑录

文件名称

机密

解密条件

保密期限

备注

一个退役军人亲身经历的恐怖记录

□ 其他 (请填写原因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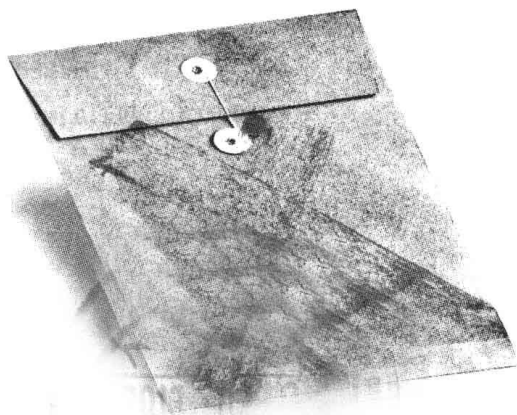
年 月 日 保存年限 50 年

一个退役军人亲身经历的恐怖记录
小鬼传说、飞貂传说、蛇仙上身、弃头放神怪事接踵而至……
大难论坛最具神秘气质的作者砚香真实讲述

一个退役军人亲身经历的恐怖记录

老贺的 诡事辑录

砚香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贺的诡事辑录 / 砚香著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5146-0662-1

I. ①老… II. ①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3359 号

老贺的诡事辑录

出版人: 田 辉

著 者: 砚 香

责任编辑: 刘晓雪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16开 (660 × 960)

印 张: 16.75

版 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662-1

定 价: 28.00元

前言

一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自称老贺。沏清茶一壶，备瓜果两碟，他是讲故事的人，我是听故事的人。他的故事惊悚离奇，荒诞怪异。由于他的叙述简洁凌乱，所以我就将我听到的故事作了文字加工，为了叙述方便，我在故事里用了第一人称，就是你们下面即将看到的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红棺女尸 / 001
- 第二章 西甩弯子村 / 014
- 第三章 水鬼 / 021
- 第四章 飞貂 / 032
- 第五章 白日生惨事 / 045
- 第六章 进山寻人 / 072
- 第七章 金佛寺 / 092
- 第八章 黄皮子 / 111
- 第九章 王半仙 / 121
- 第十章 往事 / 132
- 第十一章 突发其变 / 147
- 第十二章 回村 / 158
- 第十三章 老同学 / 172
- 第十四章 恐怖的虫子 / 180
- 第十五章 紫玉金蟾 / 203
- 第十六章 黄雀在后 / 218
- 第十七章 寻找解药 / 236

第一章 红棺女尸

1982年，我在东北的某高炮团当一名炮手，那时候我们驻扎的地方比较荒僻，所以除了每天基本的训练，日子过得很无聊。

六月二十五号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我换完岗后疲倦地倒在床上睡觉，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人一把推醒了：“嘿，杨贺，贺子，快醒醒，有个新鲜事儿告诉你！”

我睡眼惺忪地一看，原来是柳松明，外号柳黑子，班里就数他和我的关系最铁。

“去去，有什么新鲜事儿？没看我这睡得正香呢。”我没好气地给了他一拳，睡觉时被人弄醒，恐怕没人会高兴。

“真的，我没骗你，刚才巡逻下来后，我听他们说在营地北面三四里的地方看到了一口红色大棺材，一半埋在土里，红色的，凶啊。”

“瞧你个没文化的，那叫朱漆棺材。有人打开看了吗？”我看他是打定主意不想让我继续睡，索性就坐了起来。

“嘿，你还别说，三班的高大炮还真是胆大包天，本来没人敢过去，偏他就没当事似的把棺材盖儿给掀了，说是里面放着一具女尸，而且眼睛和鼻子上还缝着红线……”

“又是他。”我小声嘀咕。

高大炮原名高大强，整个团里，就属我和他不对付，我们一个号称浑身是胆，另一个自称胆大包天，自古“文无第一，胆无第二”，我们是谁也不服谁，总想争出个高低来，可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。

我听着柳黑子一直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地说着那个女尸的事儿，突然心中一动，想起以前大人经常给小孩讲的打赌喂死人吃饭的故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让高大炮吃瘪的主意。

我拽了他一下：“黑子，你去帮我给高大炮传个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柳黑子不明所以地看着我。

“你就说我要找他打赌。”

“打赌？”

“你告诉他今天晚上十二点，让他拿着一碗饭去喂那个棺材里的女尸吃，不许拿手电之类的照明。如果他做到了，以后我杨贺就服他，事后还请他喝酒。”

柳黑子一脸诧异地看着我：“我说你……别闹了，人都死了还怎么吃饭？”

“那你就别管了，叫你去你就去。”我想自己的点子肯定能挫挫高大炮的锐气，心里别提多兴奋了。

黑子最后还是替我传了话，没想到高大炮很痛快就答应了，大概他也早就想挫挫我的锐气了。

我要和三班高大炮打赌的事一来二去地传了出去，我们那时候比较松散。到了晚上十点多的时候，虽然天上下着小雨，但在营地门口还是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。

大家都议论纷纷，高大炮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我心中暗自冷笑，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，一会儿就有你好看。

快十一点的时候我捂着肚子满脸痛苦地对黑子说：“黑子，我突然肚子疼，先去方便一下，你帮我在这看着啊。”

“行，你快去吧。”

我捂着肚子在营地门口拐了个弯，跑向了黑暗处。那边高大炮穿着雨衣手里还端着一碗饭，向着放朱漆棺材的地方出发。

其实肚子疼是我装的，早在下午的时候我就按照黑子的描述找到放朱漆棺材的地方了。

那地方地势有点儿古怪，方圆半里都没有树木，只有及膝的荒草。放置朱漆棺材的地方是个凸起的土包，朱漆棺材入土一半，棺材上的朱漆艳红如新，很是诡异。

对于这个突然出现来历不明的棺材我谈不上惧怕，顶多是有些不舒服，但是为了打赌也就顾不上这些了。

下午来的时候我看好了一条小道，虽然难走些，但是就凭我的脚力应该会比高大炮早到。

我沿着小路拼命地跑，因为速度过快，手电筒几次差点儿脱手而出。我一面死命地攥住手电筒，一面调整自己的呼吸。

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一会儿没看到树木了，似乎已经到了地方，可是周围黑糊糊一片很难辨认，我拿着手电筒四处一照，果

然，北面有个红色的东西一闪，正是那口朱漆棺材。

看到棺材，我心中一喜，看来我果真比高大炮早到一步。

我将手电叼在嘴里，上前费力地把棺材盖儿掀了起来，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透了出来，我情不自禁地屏住了呼吸。

手电筒幽绿的光照到了棺材里躺着的女尸脸上，我清楚地看到，在女尸的眼睛和鼻子上缝着几道红线。

女尸的脸上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惨白，我怕高大炮随时会来，也顾不得害怕，俯身就将女尸抱了起来。女尸的身体僵硬如铁，透着一股瘆人的冰冷，我一咬牙，走到土包的旁边寻了一处草长得高的地方将女尸藏好。

这时候不远处隐隐传来脚步声，我知道肯定是高大炮来了，急忙翻身躺进了棺材，然后从里面把棺材盖儿推上。

棺材盖儿一合，世界马上寂静下来。我躺在棺材里，手指无意中摸了一下身下，凉凉的，下面似乎垫了什么东西，躺起来并不觉得硌人。

我来不及感受更多，头上的棺材盖猛地被人给推开了，是高大炮来了！

躺进棺材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头上的雨衣帽摘了下去，还把一堆黑色毛线扣在了头上，黑糊糊一片，我就不相信高大炮能看清我的脸。

我死死地闭着眼睛，屏住呼吸，就听高大炮在头上念叨：“这位大嫂，我知道你都死了我还来打扰你实在是不好。不过我和一个战友打赌，不得不过来，你就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，千万别出来吓我啊。阿弥陀佛……阿弥陀佛……”

我听到高大炮嘴里碎碎念，心中好笑，原来这也是个外强中干的货色。

高大炮念了一会儿“阿弥陀佛”又说道：“我这有一碗饭，我就放在你嘴边，省得杨贺那小子以后抵赖说我没来过。”

说着高大炮就从雨衣兜里掏出个勺子，又从碗里挖了好大一勺饭送到我的嘴边。

我眯眼一看，心想：好小子，好戏就要开锣啦！等到那口凉透了的饭送到我嘴边，我猛然张大了嘴，一口连勺子带饭全都咬到了嘴里。

高大炮感觉手上的勺子被咬住了，顿时浑身一抖：“你……”

我嘴一松，勺子抽了出去，我故意用很大的声音咀嚼着嘴里的饭，那吧唧吧唧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分外瘆人。

我听到高大炮牙齿打战的声音，心中暗笑，看你以后还有脸在我面前自称浑身是胆！

嚼了一会儿，那口凉饭终于被我咽了进去，高大炮胆子还真不小，我刚把嘴里的饭咽下去，他竟然又颤颤巍巍地递过来一勺，我照旧把饭大嚼一通再咽下去。

就这样一来二去的，高大炮带来的饭全都被我吃进了肚。

我心中懊恼，没想到高大炮竟然没跑，饭全都喂完了，难道说这次打赌我输了？我有心出声吓他一下，但是又怕他听出我的声音，到时候面子上不好看。

这时候高大炮说道：“这位大嫂，现在饭你也吃了，我要走了。我们只是萍水相逢，你千万别来找我啊……”

我眼看着他将棺材盖儿合上，心中直叹气。突然高大炮惨叫起来：“别拉我，别拉我，求求你……”

外面传来剧烈的撕扯声，棺材盖儿都挪了位。

我透过缝隙看到高大炮两手拉着雨衣的下摆，满目骇然，仿佛

有人拉住了他的衣服。

我不明所以，心中也不禁害怕起来，难道真的有鬼？

高大炮剧烈挣扎了几下，突然快速地解开了雨衣的扣子，惨叫着消失在雨中。

我抹了一把脸，把棺材盖儿一把推开，跳了出去。扭开手电筒，光线打在棺材盖儿上，我仔细一看，高大炮的雨衣在微风中飘着，一边却夹在了棺材和棺材盖儿之间。

我急忙跑到藏女尸的地方一看，女尸还好好地躺在那儿，细雨蒙蒙里更显得可怖。

我顿时松了口气，哑然失笑。肯定是高大炮打开棺材的时候棺材盖儿夹住了他的雨衣，他惊慌之下就以为是棺材里的女尸想要留下他，所以才会怕成那样吧。

我将湿漉漉的女尸抱起来重新放进棺材，谨慎地合上棺材盖儿，至于高大炮的雨衣我也没去管它，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赶在高大炮前面回到营地。

我还是从来时的小路原路返回，心中急切，脚下的步子就迈得特别大，一个不慎手中的手电筒竟然摔了出去，我也顾不上了，跟着感觉走吧，还好不一会儿就看到了营地门口的灯光。

我远远地就看到营门口依然聚集着很多人，大家都在翘首观望，看来高大炮还没回来。

我悄悄地顺着围墙爬了进去，然后在墙角把身上的雨衣整理了一番，然后装作不经意地走到了柳黑子的旁边。

柳黑子看到我问道：“你拉屎掉进坑去啦，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？”

我捂着肚子“哎哟”了一声：“谁知道今晚吃什么不对劲儿了，

肚子难受得要命，蹲得我脚都麻了。那什么，高大炮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没回来，不会真的遇到鬼了吧？”柳黑子的表情有些发毛。

我故作生气地说：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，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迷信思想。”

柳黑子捂着嘴连连点头，虽然“文革”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在部队里说起这些唯心调调，要是被领导听见会认为这个战士的思想不够成熟，会影响复员以后的分配。

这时候站在前排的人突然一阵喧哗：“看，看，回来了！”

我挤到前面一看，果然高大炮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，到了近处，就看到他面色惨白，身上没穿雨衣，脚上少了一只鞋，浑身湿漉漉的，狼狈不堪。

一伙人急忙围了上去，七嘴八舌地问他到底喂没喂女尸吃饭。

高大炮哆嗦了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喂了。”

大伙看他的样子有些不对劲儿，雨衣也没了，追问得更起劲儿了。

高大炮白着脸半天没说话，我走到他身前，他才道：“杨贺，我喂的饭女尸全给吃了，我没撒谎，你信不信？”

我看到他的样子心里颇有些后悔，好像玩得有些过分了。我毫不迟疑地点点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的要求他的确做到了：“高大炮，这次打赌你赢了，我服你！”

高大炮嘴边泛起一抹苦笑，全无得意之情，然后就像个游魂似的走进了军营。

大家在他后面惊疑不定地小声议论着，都说高大炮是不是吓糊涂了，女尸怎么能吃饭呢？

第二天一早我就听说高大炮病了，好像病得还不轻，也不知道

是因为淋了雨还是被吓的。总之发高烧说胡话，被折腾得够戗。

说实话我真的后悔了，但是又实在没勇气对他说出真相。

我被班长叫去给狠批了一顿，之后我去看高大炮，他已经被转到附近的部队医院去了。这里的部队医院条件并不太好，简单的病床上，高大炮满脸通红地躺着。

我轻轻把带来的一袋饼干和几斤苹果放在了他的床头，他手上挂着吊瓶，眉头紧紧地蹙着，仿佛正陷入噩梦当中。

我刚要走，就听见他用极度惊恐的声音说道：“别拉我，别……求求你，放过我……放了我……”

我的心被紧紧地揪了起来，嘴里有些泛苦。

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高大炮，听说他病好以后，通过申请被调到别的军区去了。

至于那口莫名出现的朱漆棺材，事后我去看过，已经不见了，只在放棺材的小土包上留下了高大炮的雨衣。

自那以后，我经常 would 做噩梦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那只是我一切厄运的开始。

八月二十三号，我犯了一个极为重大的错误，是什么错误我不想再说，只是那次犯的错足以让我蹲上三到五年。因为我父亲在市里有些影响力，也因为我是初次犯错而且认错态度良好，所以最后只开除了我的军职，让我复员回家。

我满怀痛苦地走了，走那天好几个战友来送我，那场面任你是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住。我拉着柳黑子和班长的手哭得一脸的眼泪鼻涕。

“回去后好好地端正态度，好好地做人……干什么都不能堕了咱军人的身份……”班长拉着我的手殷切地嘱咐。

我哭着点点头，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军营。

走出军营，还要走十几里的土路才能到车站，我拎着行李浑浑噩噩地往前走，八月的太阳烤得人心慌。走了四五里路的时候出现了一条岔路，那条岔路是一条小道，是通往一个小屯子的，我每次回家探亲的时候都会路过这里。

这时候我看到小路上有一辆驴车被一个深坑卡住了，一个身穿坎肩的花白胡子老大爷，正吆喝着毛驴往外拉。

我连忙放下行李上前帮忙推车，我们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把驴车弄了出来。

老大爷笑着对我道谢，又道：“小伙子，要回家吧，要不要上来我送你一段？”

我正好走得有些累了，就满怀感激地应了一声，跳上了驴车。

车上，老大爷叼起了烟袋，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：“小伙子面相不错啊，可惜破了。”

我听到他这话说得奇怪，就问道：“大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小伙子是不是最近诸事不顺？”

“是……是啊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我有些吃惊地看着他。

老大爷呵呵一笑：“以前学过一些，为这个没少挨斗，还好熬过来了，还是现在的日子好啊。”

我知道他的意思，这老大爷以前肯定是学过一些相人相面之类的本事，“文革”时就是要打倒这些封建思想、牛鬼蛇神，所以说现在熬过来了。

“大爷你会看相啊。”

“雕虫小技而已。”

老大爷说完这句话就眯着眼开始抽烟，那旱烟味儿极是呛人，差点儿把我的眼泪熏出来。

过了一会儿我沉不住气了：“大爷，我最近干什么都不顺，你能看出是为什么吗？”

老大爷嘿嘿一笑，往车板上磕了磕烟袋：“本来老头儿我也不想说，但是看在你我同车有缘，我就随便说两句吧。”

“小伙子，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。”

我随口就报上我的出生日期，老大爷用手指掐算了几下，赞叹着点头：“好生辰哪，天上三奇甲戊庚，地下三奇乙丙丁，人中三奇壬癸辛。你这是三奇贵人的命格，列吉星次首！”

我听着糊涂，但也大致明白我的命格应该是极好的：“大爷，你的意思是我的命应该是挺好的吧，但是我最近为什么……”

“小伙子，你的命格确实极好，但是此类命格也大有缺陷，如遇咸池、元辰、冲破等就不灵验。”

“什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“嗯，这么解释吧，小伙子你听过咸池吗？”

“哦……”我的脸涨得通红，“有点儿耳熟……”

“咸池是日入之地，传说西方王母娘娘拥有很多年轻貌美的侍女，而咸池是专供她们洗澡的地方。天上的仙女自然是美丽的，古人形容美女多用面若桃花，所以这个咸池又叫桃花池。咸池就是桃花的意思，亦指女色。而元辰就是指毛头星，是凶星，元辰人命诸事不顺，如果是男性，最怕情事桃花或是酒色之灾。”

我的脸红了又红：“是女人洗澡的地方啊……”

老大爷古怪地瞥了我一眼：“你前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情事纠纷？或是碰过比较特别的女人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我一直在部队里待着，哪有机会接触女人？情事纠纷就更别提了。”

我挠了挠头：“我长这么大还没谈过朋友，家里说我复员以后要给我介绍个女同志，不过还没见过面，不知道算不算？”

老大爷吧嗒了一口旱烟：“那不算，必须有身体接触的才算。”

我突然一个激灵，想起了和高大炮打赌的事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死人……死人算不算？”

老大爷的眼光突然定在我脸上不动了：“你是说，你接触过女尸？”

“是啊，就在两个多月前。”我已无意再隐瞒那件事，就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。

“原来如此，这也是你命里该遭的劫数。依你所说，你遇到的女尸六月冰寒，眼鼻处缝红线，棺木入土一半，半里内无遮阴之木，这是因为那个女人死得凶啊。

“按你的命格，二十五岁之前不宜近女色，也不宜太近接触死人和凶地，你咸池、冲破两项齐遇，哪还有不倒霉的道理？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那是具女尸，算不上什么女色吧……”

“你可能不知道，身犯败神桃花煞的女人死的时候才会在眼鼻处缝红线，那女尸虽算不上女色，但是要比普通女色凶上十倍！”

我一听，整颗心顿时就像寒冬腊月的馍馍——透心儿凉了。我回想这段时间的遭遇，似乎真如老大爷所说，从和高大炮打赌开始就没平静过，难道那具女尸真的破了我命中的吉运？

我迷迷糊糊地想了一阵，突然清醒，不对啊，我是个解放军战士，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受的是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教导，怎么能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？

虽然我没打过越战，但是在部队里也磨炼了一两年，部队除了锻炼我们的体魄还磨炼了我们的意志，我不能因为一时的软弱就听信这些封建老八股。

我摇了摇头，又摇了摇头，老大爷本来还在说话，一见我的神情突然变了，顿时就住了嘴，叹了口气。

驴车上没了说话声，只有老大爷吧嗒吧嗒抽烟的声音。

又走了大约十分钟，我看到了建在土路边上的简陋车站，拎起行李就跳了下来。

“谢谢你，大爷，我到地方了。”

“嗯，”老大爷挥着鞭子“哦”了一声，“小伙子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要是实在挺不过就来找我老汉。”

鞭子一扬，老大爷赶着驴车走了，我站在原地琢磨他的话，觉着不对劲儿，他也没留下姓名和住址，就算我以后真要找他，也找不到啊。难道他还是得道高人不成，在我有难的时候说来就来了？

我为自己的想法哑然失笑。

坐在车站里等了半小时才来了一班客车，那时候的客车很少，一般每天就两趟，我急忙挤了上去。客车里人很多，跟煮饺子似的，动一下都困难。

好不容易到了市里，我下车的时候脖子都硬了。

我一路小跑向着自家的方向奔去，心里还是挺激动的，离上次回家都有好几个月了，说不想家那是骗人。

我家的住房去年刚换，我从小在筒子楼里长大，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。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下面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，住在筒子楼里的时候，我们三个每天挤在一张床上，睡觉就像是经历一场大战。我每天听着姐姐的呼噜声，闻着弟弟的臭脚味，有段时间都想